南北傳對讀

雜阿含 0092 經 VS 別譯雜阿含 258 經＆相應部 7 相應 15 經

	雜阿含 0092 經	白話譯文	別譯雜阿含 258 經	相應部 7 相應 15 經
	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	我這麼聽聞：有一次，佛陀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教化，來到了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裡。	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遊俱薩羅，還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	起源於舍衛城。
	爾時，舍衛國有憍慢婆羅門止住，父母種姓俱淨，無瑕點能說者，七世相承，悉皆清淨，為婆羅門師，言論通達，諸論記典悉了萬名，解法優劣，分(別)諸[字，悉知萬事久遠本末因緣，]句句記說，容貌端正，或生志高、族姓志高、容色志高、聰明志高、財富志高，不敬父母、諸尊師長。	那時，舍衛城住有一位名叫憍慢的婆羅門，他出身於良好家庭，父母種姓都很清淨，沒有缺點可說，七代傳承下來都很清淨。他是婆羅門的老師，能通達各種言論，種種論書記典他都能明了其中一切名言，也了解法的優劣，能分別解析文字義理，也都能知道所有事久遠以來的本末因緣，句句解說。他容貌長得很端正，有時自恃出身，族姓、容色、聰明、財富而自覺高傲，不知敬重父母和其他長輩、師長。	時，有摩納名曰極慢，其所承藉七世以來，父母真正，博通多聞，既自讀誦，亦教他人，其所聞者，聞則能持，四圍陀典已達其趣，娑羅乾陀論，及與聲論、毘伽羅論、戲笑之論、毘陀羅論，善解法句，義趣通達如是種種諸論，容貌端正，才藝過人難可儔匹，兼生豪族，又處富貴，自恃才力，生大憍慢，於父母所不生敬順，及和上阿闍梨、師長親屬，斯不敬禮。	當時，名為慢劒複的婆羅門住在舍衛城，他既不問訊母親，也不問訊父親，不問訊老師，不問訊哥哥。
	聞：「沙門瞿曇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」	他聽說沙門瞿曇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教化，來到了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。聽到後，他就想：我要前往沙門瞿曇那裡，如果他跟我說話，我就跟他談	時，極慢摩納聞：「佛從俱薩羅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」	當時，世尊被大眾圍繞，教導法。 那時，慢劒複婆羅門想這個：「這位沙門喬達摩被大眾圍繞，

	聞已，作是念：「我當往彼沙門瞿曇所，若有所說，我當共論，無所說者，默然而還。」	論；如果他不跟我說話，那我也就不跟他說話，靜靜地回來。	將往佛所，而作是念：「我至彼時，若沙門瞿曇接待我者，我當問訊，若不問我，當默然還。」	教導法，讓我去見沙門喬達摩。如果沙門喬達摩對我說話，我也將對他說話，如果沙門喬達摩不對我說話，我也將不對他說話。」
	時，憍慢婆羅門乘白馬車，諸年少婆羅門前後導從，持金柄傘蓋，手執金瓶，往見世尊。至於園門，下車步進。	當時憍慢婆羅門就乘著白馬車，有很多年輕婆羅門前後導引跟從，持著金柄的傘蓋，或手拿著金瓶，前往去見世尊。到了園門，下車走路進去。	爾時，摩納作是念已，即詣佛所。	那時，慢剛複婆羅門去見世尊。抵達後，沈默地在一旁站立。
	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圍遶說法，不時顧念憍慢婆羅門。 時，憍慢婆羅門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不顧念我，且當還去。」 爾時，世尊知憍慢婆羅門心念，而說偈言：「憍慢既來此，不善更增慢，向以義故來，應轉增其義。」	當時，世尊正為圍遶著的眾人說法，沒有時間顧及憍慢婆羅門。那時，憍慢婆羅門就想：「沙門瞿曇沒有顧及我，那我就回去。 那時，世尊知道憍慢婆羅門的心意，於是就說一首偈頌：「憍慢你既然來這裡，不應當再更增長驕慢心；你來就是為了真義諦而來，所以應當反過來增長真義諦才對。」	于時，世尊大眾圍遶而為說法，極慢摩納雖往於彼，如來當時聊不顧視。 時，彼摩納默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都不以我而逕於懷。」尋欲歸依。 爾時，世尊知其心念，即說偈言：「為義來至此，未得便欲還，何不使獲得，稱汝所來心？」	那時，世尊沒對他說話。 那時，慢剛複婆羅門[心想]：「這位沙門喬達摩什麼也不知道。」就從那裡想要再返回。 那時，世尊以心了知慢剛複婆羅門心中的深思後，以偈頌對慢剛複婆羅門說：「婆羅門！慢是不好的，婆羅門！這裡對有需要者，你以該目的來，這樣應該隨增大那個(目的)。」
	時，憍慢婆羅門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欲修敬禮。	當時，憍慢婆羅門想：「沙門瞿曇已經知道我的心意。」於是就要向佛陀禮敬。	極慢摩納作是思惟：「沙門瞿曇知我所念。」即生信心，欲禮佛足。	那時，慢剛複婆羅門[心想]：「沙門喬達摩知道我的心。」就在那裡，他以頭落在世尊的腳上，並

	爾時，世尊告憍慢婆羅門：「止！止！不須作禮，心淨已足。」	這時，世尊告訴憍慢婆羅門說：「不用！不用！不用向我行禮，你有淨信心，這樣就夠了。」	佛告摩納：「我錄(收錄、收到)汝心，不必禮敬，所為已足。」	以嘴遍吻世尊的腳，又以手遍擦拭，以及告知名字：「喬達摩尊師！我是慢剛複，喬達摩尊師！我是慢剛複。」
	時，諸大眾咸各高聲唱言：「奇哉！世尊！大德大力，令此憍慢婆羅門恃生憍慢、族姓憍慢、容色憍慢、聰明憍慢、財富憍慢，不敬父母、諸尊師長，今於沙門瞿曇所謙卑下下，欲接足禮。」	當時，所有大眾都一個個高聲說：「真是奇特！世尊啊！您真有大威德力。今天這位憍慢婆羅門，他自恃出身而驕慢、自恃族姓而驕慢、自恃容色而驕慢、自恃聰明而驕慢、自恃財富而驕慢，不敬重父母和其他長輩、師長，如今卻對於沙門瞿曇您那麼謙卑下氣，竟然要頂禮世尊足腳。」	爾時，大眾睹斯事已，怪未曾有，咸作是言：「沙門瞿曇有大神足，此極慢摩納於己父母、和上、阿闍梨所尚無恭敬，今見瞿曇能自謙下，恂恂恭順。」	那時，那個群眾有未曾有之心生起：「實在不可思議啊，先生！實在未曾有啊，先生！因為這位慢剛複婆羅門既不問訊母親，也不問訊父親，不問訊老師，不問訊哥哥，然而卻對沙門喬達摩作像這樣最高的身體伏在地上之禮。」
				那時，世尊對慢剛複婆羅門說這個：「夠了，婆羅門！請你起來，請你在自己的座位坐下，因為你的心於我已淨信。」
	時，憍慢婆羅門於大眾前唱令靜默，而說偈言：「云何不起慢？云何起恭敬？云何善慰諭？云何善供養？」	那時，憍慢婆羅門高聲請大家安靜下來，然後說一首偈頌：「對什麼人不應生起驕慢心？對什麼人應當生起恭敬之心？對什麼人要好好地問候他？對什麼人應善供養他呢？」	爾時，極慢摩納見諸大眾，言：「音暫止！」 在一面坐，端身正意而說偈言：「當於何等所，不應起憍慢？復更於何所，而當生謙讓？孰能卻眾苦？何者與利樂？供養何者勝，為賢智所讚？」	那時，慢剛複婆羅門在自己的座位坐下後，以偈頌對世尊說：「應該在誰上不作慢？以及應該在誰上是有尊敬者？ 誰應該被他尊敬？誰應該被善尊敬是好的？」

	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「父母及長兄，和尚諸師長，及諸尊重者，所不應生慢。應當善恭敬，謙下而問訊，盡心而奉事，兼設諸供養。離貪恚癡心，漏盡阿羅漢，正智善解脫，伏諸憍慢心，於此賢聖等，合掌稽首禮。」	當時，世尊就說一首偈頌回答他說：「父母及兄長、和尚（親教師）、師長們，以及應尊重的長輩，都不應當生驕慢心。應當好好恭敬他們，謙卑地跟他們問候，盡心的奉事，並且設置種種供養讓他們安樂。那些捨離貪、瞋、癡心，斷盡煩惱的阿羅漢，他們已經得到圓滿智慧和究竟解脫，降伏了一切驕慢心，對於這樣的賢聖行者，應當合掌行稽首禮。」	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「供養於父母，以空淨滿月，敬順兄諸親，和上阿闍梨。 及餘尊長等，於彼不應慢，宜當自謙下，都應悉恭敬。 若見憂惱者，應為除諸苦，亦與其快樂，普皆應供養。 若斷貪欲瞋，并離愚癡者，漏盡阿羅漢，正智得解脫， 於斯上人所，除慢不自高，應當向歸依，合掌而敬禮。」	「在母親還有父親上，其次在兄弟上， 在老師第四位上，應該在他們上不作慢， 應該在他們上是有尊敬者，他們應該被他尊敬， 他們應該被善尊敬是好的。 阿羅漢們、清涼已生者們，應該被作的已作者們、無漏者們， 破壞慢後不傲慢者，應該禮敬那些無上者。」
	爾時，世尊為憍慢婆羅門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。如佛世尊次第說法，說布施、持戒、生天功德、愛欲味患煩惱、清淨出要遠離諸清淨分，如是廣說。	當時，世尊為憍慢婆羅門做種種的說法，給予開示、教導、照明、歡喜。就如佛世尊教化眾生時之次第而為說法，講說布施、持戒、生天的功德，和五蘊的愛欲、味著的過患煩惱，以及清淨、出離、遠離等各種清淨之道，這些都一一為他詳細解說。	爾時，世尊為極慢說諸法要……乃至不受後有。 餘如波羅蜜闍經中說。	在這麼說時，慢剛複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：「太偉大了，喬達摩尊師！……（中略）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，從今天起已終生歸依。」
	如白淨衣無諸黑惡，速受染色，憍慢婆羅門則於座上，解四聖諦：苦、習、滅、道，得無間等。	就如白淨的衣服，沒有種種黑色污垢，能夠快速染新顏色上去一樣。憍慢婆羅門在這一座席之間，就理解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聖諦，得到現觀親證。		

	時，憍慢婆羅門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諸疑惑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中得無所畏，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不？」 佛告憍慢婆羅門：「汝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。」	當時，憍慢婆羅門就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超越度脫一切疑惑，不由他人之力而得度脫，在正法中達到無所畏懼。於是他就從座席起身，整理好衣服，向佛陀行禮，恭敬合掌稟告佛陀說：「我現在可以在您的正法中出家，受具足戒嗎？」 佛陀告訴憍慢婆羅門：「你現在可以在我的正法中出家，受具足戒。」		
	彼即出家，獨{正}[靜]思惟：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出家學道……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	於是他就出家，然後獨自在靜處思惟：一個善男子之所以剃除鬚髮，穿著袈裟法衣，正信俗家不是究竟的歸家，而出家學道，……乃至證得阿羅漢果，心得圓滿的解脫。		
			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	